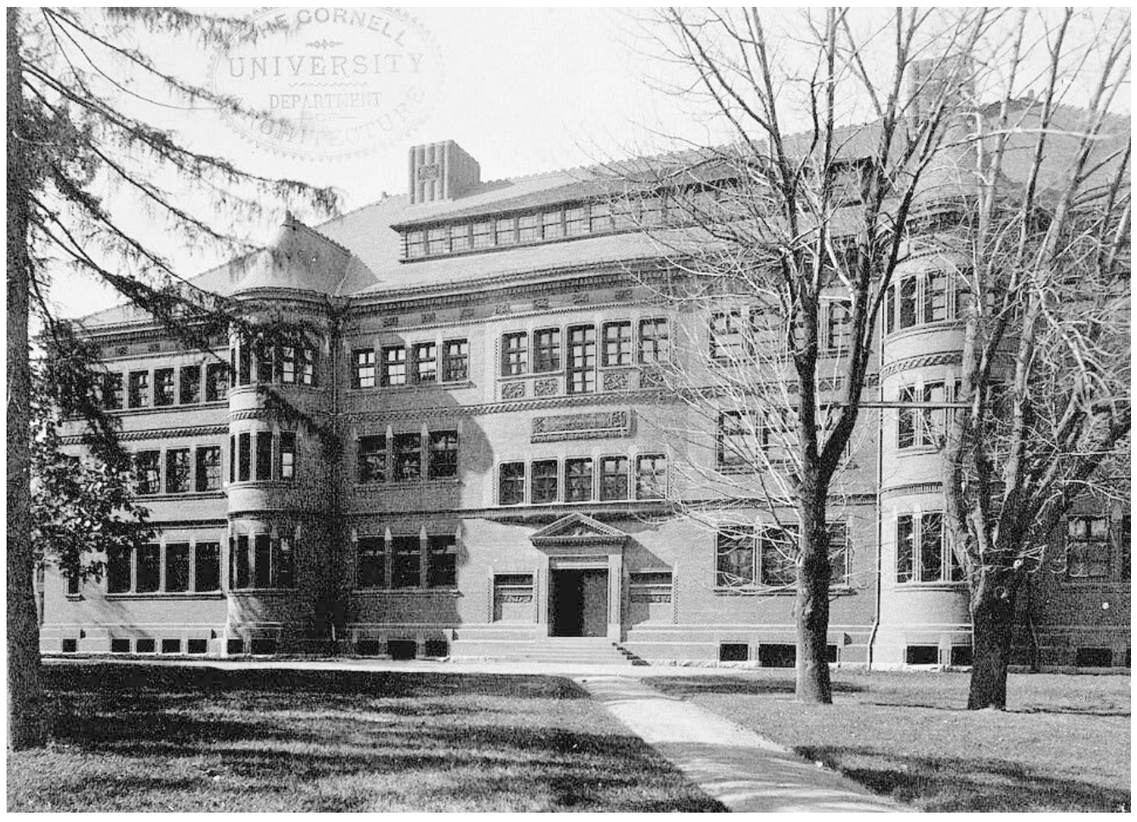
中國官員執教哈佛第一人

文／宗家秀
圖／公有領域

清朝官員戈鯤化是登上哈佛講堂的第一位中國人，頂戴花翎，足蹬皂靴，是那個時代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他的名字幾乎不為今天的世人所知。

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的牆上，懸掛著一幅清代官員的照片，頂戴花翎，身著官服，足蹬皂靴，臉上有一雙睿智的眼睛。照片中的人，便是戈鯤化。一百四十多年前，他遠渡重洋，成爲第一位在哈佛大學正式任教的中國人，也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大學派出講授中國文化的第一位教師，他被哈佛師生讚譽具有「孔子般的品質」。

他的名字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被遺忘，卻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 1980年，哈佛學院塞弗爾樓。

早年湘軍幕僚　官至五品

戈鯤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安徽省休寧縣人。一個半世紀以前，他將漢語與中國儒家文化傳入遠隔萬里重洋的英語世界。

戈鯤化天資聰穎勤勉好學，尤工詩詞與古典文學，後來通過鄉試成爲秀才，父母去世後，他跟隨湘軍將領黃開榜，做了幕僚。

太平天國平定後，湘軍裁撤，戈鯤化轉入外交與翻譯領域，他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任秘書兼中文教師，長達17年之久。

他不僅處理公文翻譯，也教授外國人中文，累積了豐富的跨文化交流經驗。其間，戈鯤化官至寧波候選同知，藍頂戴，五品官。

戈鯤化是正統的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甚濃。他曾有詩曰，「錯認風流夙世緣」、「況破家資業未精」、「誰信煙魔勝病魔」等，對晚清社會黃賭毒流深表擔憂。戈鯤化著有《人壽堂詩鈔》和《人壽集》。

他參與民間修宇建廟，曾爲晉豫災荒捐款。寧波有座西人造的新江橋，戈鯤化倡議募集資金買下此橋，造福當地百姓。寧波聞人徐時棟詩讚道：「欲以蓮花比詩品，恰同人品兩相宜。」

哈佛尋找中文老師赴美

戈鯤化赴美的原因，源自於中美貿易與文化往來的實際需要。19世紀70年代，美國商人在與中國的商業互動中深感缺乏通曉中文人才的不便。1877年2月，美國領事官爾德，致信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W·埃利奧特，建議聘請一位中文教員到哈佛講授漢語及中國文化，爲美國與中國的政商往來奠定文化基礎。

請中國人到美國當哈佛人的中文老師，在當時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想法。

哈佛大學有著足夠的開放精神和創新意識，校長埃利奧特遠見卓識，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爾德的建議。爾德於是委託英國人赫德幫忙，後來把物色中文教員一事託付給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杜德維發現自己的中文教師戈鯤化是最合適的人選。

1879年5月，爾德給哈佛校長寫信說：「我已物色到一位有官銜、在學術上很有造詣的中國紳士，他願去哈佛擔任爲期三年的中文教師。他是一位作家，曾在英國駐華領事館任翻譯生多年。」

大洋那邊，美國商人們早已向哈佛校董會捐贈了8750美元，用於中國老師在美三年的生活開銷。

1879年5月，哈佛委託爾德與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期限從1879年9月至1882年8月。

任教期間，每月薪酬200美元，這相當於當時本土美國人薪酬的雙倍。1879年7月，戈鯤化從上海搭乘英國「格侖菲納斯」號輪船啓程；經過50多天的海上旅程，來到了美國。

身體力行傳播中國文化

一到哈佛，戈鯤化很快就能流暢地用英語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詩文。在處理東西方文化差異時，他巧妙機智，不失風度。

1879年10月22日，戈鯤化正式開課。他的學生起初不多，第一年只有一個正式學生：哈佛拉丁文教授喬治·馬丁·萊恩，戈鯤化還爲他取了中文名「劉恩」。

任教期間，他一直堅持身著清朝官服上講臺，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的學生並不侷限於本校人士，任何希望瞭解中國的學者、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只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他教學內容豐富，準備充分，深受好評。

清眉睿眼的戈鯤化，身著清朝官服，頂戴花翎，足蹬皂靴，舉止像紳士般的高貴文雅，出現在演講會、酒會、聯歡會等公開場合。他的服飾與體態，是中國文化的一張最鮮亮名片。

他常常先用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然後吟誦自己的詩或唐宋詩詞，最後他會優雅地鞠躬致謝。他的從容不迫與安詳自如，深深打動了金髮碧眼的美國人。

哈佛神學院院長埃里福特評價道：「當他拜訪別人時，他具有紳士的老練機智，會尊重我們社會的習俗；而他款待客人時，卻總是以中國的禮儀相待。」

戈鯤化爲美國人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書中收集了他自創的15首中文詩，附有英文譯文與註解，甚至標出了平仄發音。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由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專門面向西方人介紹中國詩詞的教材，被後世視爲中文西傳的重要文獻。

戈鯤化帶到哈佛的那批中國書籍，成爲哈佛大學最早的一批亞洲語言文獻，也是後來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最初基礎。哈佛燕京圖書館日後發展爲美國乃至西方最重要的東亞研究圖書館之一，其源頭可追溯至這位頂戴花翎的中國教師。

他在哈佛的執教時間雖然不長，卻創造出三個「第一」：登上哈佛講臺的中國第一人，奠基燕京圖書館的第一批圖書，編撰出第一部由中國人爲西方人撰寫的中國文化教材。

他的出現，早於後來的大規模派遣中國留學生，也不同於後來以留學爲主要形式的文化交流。他代表的是一種主動的，從中國向西方交流文化的早期嘗試。

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1879年9月25日，哈佛校報上刊載的〈採訪中文教授〉一文，給予戈鯤化很高的禮遇，報導中描述戈鯤化「聲調及態度均頗顯熱情誠懇」，顯然，戈鯤化對於西方及媒體的適應超越了西人的想像。

1880年1月9日，戈鯤化教授贈送圖書館《人壽堂詩鈔》的消息在校報登出，顯示出哈佛大學對此事的關注與重視。

文化交流中的艱辛與局限

戈鯤化在哈佛大學的執教雖然具有開創性，卻並非一帆風順。中文教育在當時的美國尚處於起步階段。中文與英文在文法結構和文化背景上有顯著差異，學習難度較高。

對多數美國學生而言，學習中文既需要長期投入，也不能在短期內帶來明顯的利益。因此，課程規模一直比較有限。

另外，戈鯤化生活在一個對華人並不完全友善的社會環境中。19世紀後期，美國社會的排華情緒日漸加劇，針對華人的歧視與限制不斷發展。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哈佛校園內的文化交流正發生在這複雜的歷史背景之下。

在那個排華情緒逐漸抬頭的年代，戈鯤化卻以個人的學識與風度贏得了哈佛師生與當地社會的尊重。

1882年2月14日，戈鯤化因肺炎客死他鄉，享年48歲。按照原定計畫，他的聘任本應持續到當年夏末，但他的突然去世使中文教學未能按照計畫繼續。

他的過世不僅令家人承受巨大悲痛，也使哈佛大學中文教學的發展受到影響。此後，哈佛大學的中文課程中斷了數十年，直到20世紀初才逐步恢復。

《波士頓每日廣告報》評價他：「不僅給我們的街道帶來了東方的色彩，甚或東方式的壯觀，而且帶來了東方式的安寧、沉靜與諧和……我們在向他展示文明的同時，也應該向他學習……」

《波士頓週日晨報》、《每日圖畫報》等媒體連續刊發了戈鯤化教授逝世的消息，還有回憶及紀念文章。

2月15日當天，哈佛大學以隆重的西化葬禮儀式送別了這位向美國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者。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親自出席，悼詞中說：「他一生仁愛，富於思想。」「我們在中國大聖人孔子身上可以發現類似的品質。」

在戈鯤化病逝之後，哈佛大學募捐了5000美元，撫恤戈夫人以及他們的孩子。1883年，戈鯤化的兒子戈朋雲留學哈佛，後來，他成爲上海著名的演說家。

〈溪山漁隱圖〉裡的丹青之美

文／韓雨薇　圖／公有領域

唐寅，字伯虎，是明代著名的才子，他是詩人，也是畫家。在他的傳世作品中，有許多畫作都存在一種空靈的靜謐之美，其中，〈溪山漁隱圖〉幽靜得宛如世外桃源，是唐寅繪畫藝術中的經典之作。

乾隆皇帝非常喜歡這件作品，特別在這件作品卷首的引首處題了「漁隱」兩個大字。

「漁隱」是中國傳統文人文化中的重要主題。漁夫生活於江湖之間，不受官場名利束縛，因而常被視爲自由、淡泊與超然的象徵。

栩栩如生　筆墨靈動

〈溪山漁隱圖〉是唐寅晚年極爲精湛的作品。在構圖上，唐寅將不同情景做巧妙的連接，並以嚴謹的態度細膩地描繪，使得畫中的人物、景象栩栩如生。

這幅畫的畫面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可以看到松樹和丹楓矗立在岸邊，橘紅的丹楓點出了秋天的氣息。第二部分是，在簡樸的屋舍裡有兩位文人在對飲，旁邊有個小童在伺奉茶水。第三部分可以看見山石間有一道瀑布直瀉而下，激起不少水花，瀑布前有兩艘船和兩位隱士，其中一位在吹笛和濯足，茅草屋裡也有兩個人，其中一位正倚著欄杆，看著外面垂釣的長者。

這幅畫中有一首唐寅的詩，其中「太平時節英雄懶」這句，不僅反映出這幅畫的主旨——逃離塵世，到嚮往的世界中去，同時也說明了〈溪山漁隱圖〉描繪的不僅僅是一幅風景畫，更是唐寅在經歷人生大風大浪後，選擇將自己放逐於山水中的精神避難所，透露出他胸有抱負卻難獲施展的感慨。

唐寅少有才名，二十九歲中應天府解元，卻因科場案牽連被黜，此後以賣畫爲生。仕途多舛，使他對功名徹底失望，轉而寄情山水，遊歷名山大川。

氣勢雄渾　山石光潤

將山水畫的山岩畫得十分堅實的畫家很多，像五代的荊浩、關仝、巨然，宋代的范寬、李成等北方山水畫派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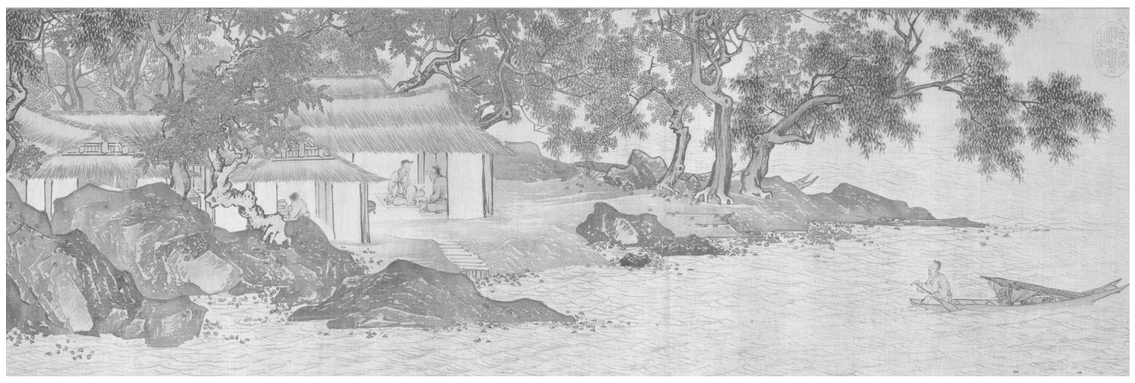
北方山水畫派大都氣勢雄渾，山石堅硬，而居住於江南的唐寅，雖然沒有這樣的環境，但他喜歡遊覽名山大川，胸中自有千山萬壑，因而他的山水畫也具有江南地區畫家所沒有的雄渾之氣。

在〈溪山漁隱圖〉這幅畫作中，可以看得到這種如金剛石般質地的山岩，在深深淺淺的筆墨中，散發出一股濃厚的潤澤感，以及一種被洗淨後的光潤感。

博採眾長　風格創新

在山水畫的領域中，唐寅可說是一位集大成者。他既沿襲南宋院畫嚴謹的筆法及雄渾的氣勢，又融入元朝文人畫的特色，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

唐寅的〈溪山漁隱圖〉，將詩、書、畫作結合，也就是將書法的筆法運用於繪畫中，使書法與畫作的風格統一。其傳世畫作多題自作詩文，以抒發其放逸不羈的思緒，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新。


▲ 唐寅晚年作品〈溪山漁隱圖〉局部

第一帝都：咸陽

文／邵語柔
圖／公有領域

位於陝西省八百里秦川腹地的咸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古絲綢之路的第一站，也是中原通往西北的要衝，有著2千多年的建城史，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這裡物產豐富，地靈人傑，是秦朝首都，也是漢、隋、唐等十餘個朝代的都城和京畿重地，被譽爲「中國第一帝都」，擁有豐富的古蹟遺產和深厚的文化內涵。

政經中心　秦川要衝

古人以「山之南、水之北」爲陽，而咸陽座落在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所以稱爲咸陽。

秦人營建咸陽時，帶有「象天法地」的規劃理念：以渭水象徵銀河，以咸陽宮象徵天帝宮殿紫微垣，以橫橋象徵天廷御路，使都城彷彿一幅鋪展在大地上的星象圖。這種設計體現了秦帝國的政治想像：都城不只是君主居住之地，更是宇宙秩序與人間秩序相互對應的中心。

咸陽東鄰西安，北與甘肅接壤，素有「秦川要衝」之稱。早在公元前250年，秦孝公就將秦朝國都遷往咸陽，後來秦始皇掃平六國，統一天下，在咸陽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國——秦王朝，使得咸陽成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西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後，咸陽成爲從長安西出陽關的必經之地，也是古絲綢之路的第一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風雲激盪　第一帝都

「秦地最盛，無如咸陽，披山帶河，金城千里，可定王業」這句古語貼切的描述出咸陽的歷史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咸陽從此成爲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國都。秦朝創設了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郡縣制，以及大一統思想，影響後世十分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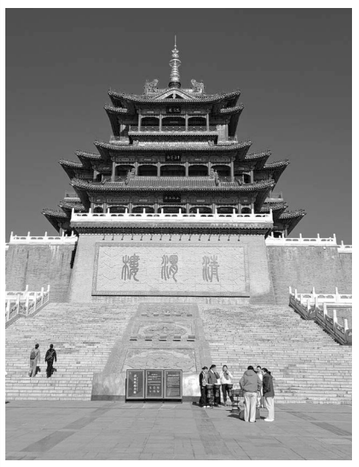
自周、秦至漢、唐，方圓八百平方公里的咸陽，分布著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等27座帝王陵墓和2千多座陪葬墓，舉世無雙，記載著這裡曾經經歷過的那段風雲激蕩的歲月。

古道情長　送別之地

翻開中國古代餘韻悠長的送別詩篇，會發現「渭城」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送別之地。頻頻出現在古代送別詩中的渭城，就是現今的咸陽，古時因曾置渭城縣，故又有渭城之稱。

作爲西出長安的首個大驛，每到一年之始的春季，便會看見許多人在此飲酒相送，折柳贈別，留下許多感人的送別詩詞。在衆多的送別詩中，最有名的當以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莫屬：「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在此詩中，王維以「詩中有畫」的寫意筆法，輕描淡繪渭城之春，也道出渭城歷來就是西出長安、前往西域的要塞。

漢唐時期，長安作爲帝都，文人、詩人雲集，而咸陽是京畿重地，也是西出長安的第一站，成爲送別之地，也就不足爲奇了。


▲ 清渭樓建於秦代，名曰咸陽東樓。